

宋玉作《九辯》的論證

鄭良樹

〔內容提要〕《漢志》著錄宋玉有賦十六篇，未明言篇名。王逸《楚辭章句》錄入宋玉作品《九辯》，其後蕭統《文選》錄有《風賦》等五篇。到了南宋樵注的《古文苑》，宋玉又有《笛賦》等六篇；而明代劉節的《廣文選》，宋玉又有《高唐對》等三篇；至此，《漢志》謂宋玉賦十六篇，已完全齊備了。

在此十六篇中，《九辯》應是比較可靠的一篇，歷代學者亦罕無異議。到了明代，焦竑認為它是屈原所作的，並且獲得陳第、吳汝綸、梁啟超、劉永濟、譚介甫及蔣天樞等人的支持。晚近游國恩提出四點理由反對上述「屈作說」，頗為學界所接受。然而，游氏的論證法實際上並不完善，無法達到他所要證明的論點。本文對游氏的論證法加以分析、批評，並且從另一角度提出證據，補充游氏的說法，使「屈作法」無法成立。

一

《漢書·藝文志》著錄宋玉有賦十六篇，到了《隋書·經籍志》，改題作「楚大夫宋玉集三卷」；二者之間有何差異，實在很難明說。《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都說宋玉有《集》二卷，比《隋志》少一卷；到底少了甚麼篇章，實在也很難明說。

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裏，錄入宋玉作品《九辯》一篇，應該是所知宋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了。蕭統《文選》錄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及《對楚王問》五篇；南宋章樵注《古文苑》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時代愈晚，所見作品愈多。到了明代的劉節，在他的《廣文選》裏

，又有《高唐對》、《征咏對》、《郢中對》三篇；至此，《漢志》謂宋玉作品十六篇，已完全湊足其數了。如果《隋志》曾說出三卷的具體內容的話，相信到明末也會完全「重見天日」。

在這十六篇作品裏，時代最早的《九辯》應該是比較可靠的一篇。最早注解本篇的王逸，在題辭裏說：

《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

王逸上距宋玉不過四百年，而且和宋玉又是「同土共國」的小同鄉，所以，他認定本篇是宋玉「閔惜其師，忠而放逐」之辭，自有其可靠性。

自此以後，將本篇訂為宋玉所作，歷代學者率無異議。到了明代的焦竑，在所著的《焦氏筆乘》卷三裏，提出另一種看法；他說：

《離騷經》「啓《九辯》與《九歌》兮」，即後之《九歌》、《九辯》，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為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托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式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真有重華可就耶？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不知何謂？《九辯敘》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熟讀之，皆原自為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為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耶？

他認為今傳《九歌》既是屈原依仿古樂而作，被判為屈原的作品；那麼，本篇《九辯》也當是屈原依仿古樂而作；《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不正是屈原原作《九歌》及《九辯》的自供之辭嗎？改題為宋玉作，「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不知何謂」？另一方面，經他「熟讀」之後，發覺本篇皆屈原「自為悲憤之言」，絕對「不類哀悼他人之意」。其後，他又在《筆乘續集》卷四裏說：

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離騷》，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文》、《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晁）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亂，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

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怪也！

他又根據陳振孫所看到的《離騷釋文》載《九辯》篇次緊跟在《離騷》之後，與今本在《九歌》、《天問》等之後不同，從而判定本篇當是屈原之作。如果將本篇當作宋玉的作品，那麼，《離騷》是屈原的作品，《九歌》及《天問》等也是屈原的作品，怎麼會在屈原作品中「攙入」一篇宋玉的作品呢？焦竑認為，這是「決無攙入之理」的。

焦竑的說法，很得他的朋友陳等的支持。他在《屈宋古音義·九辯》的題辭裏說：

愚讀《九辯》久，竊怪其過於含蓄，意謂其懼不密之禍也。近弱侯謂余曰：《九辯》非宋玉作也。反復九首之中，並無哀師之一言，可見矣。夫自悲與悲人，語意迥別，不可誣也。愚於是熟復之，內云「有美一人兮心不釋」，預似指其師。然《離騷》、《九章》中，原所自負者不少。以是而信弱侯之見卓絕於今古也。

他認為《九辯》內並沒有「哀師」之言詞，不像「悲人」之作；作者語言「過於含蓄」，深慶「不密」而召來禍害，應該是「自悲」的作品。後來，張京元的《刪注楚辭》即根據他們兩人的意見，謂「必為原作無疑」了。

到了清代末年，吳汝綸在《評點古文辭類纂》裏，提出另一個證據來支持焦竑的說法。他說：

吾疑《九辯》舊次，即在第二，則固屈子之文。王（逸）謂宋玉作者，殆未然也。……後讀曹子建《陳審舉表》引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洪《補注》亦載子建此語。「國有驥」二句，《九辯》之詞也；而引以為屈平，則子建固以《九辯》為屈平作，不用王氏閔師之說。《九辯》、《九歌》，兩見《離騷》、《天問》。《楚辭》此二篇皆取古樂章為篇題，明明是二人之作。今《九歌》既屈子所為，獨《九辯》定為宋玉，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宜用子建說，定為屈子之詞。

曹植《陳審舉表》【註一】引「國有驥」二句以為屈原語，宋洪興祖《補注》於此二語下亦云：「曹子建以為屈子語。」二語在《九辯》內，可知曹植以為《九辯》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離騷》及《天問》兩見《九辯》、《九歌》，《九歌》既然是屈原所作，《九辯》當然也不能例外了。

民國以後，贊同此說的學者頗有人在。梁任公《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認為屈原作品包括了本篇。劉永濟《屈賦通箋》

將本篇與屈原南遷時序相印證，謂「其抒情慮思之辭，與《離騷》、《九章》亦表裏相宜」，以為屈原作於《離騷》之後、《九章》之前。後來，他在《屈賦音注詳解》【註二】的題辭裏也說：「《九辯》，舊以為宋玉作，今校定為屈子所作，依古本《釋文》列於《離騷》之次。」譚介甫《屈賦新編》及蔣天樞《楚辭論文集》也都附和此說，不過，都無法提出新的證據。【註三】

二

晚近學者對「屈作說」提出有力反證的，要以游國恩最為傑出。他在《楚辭論文集》裏有《楚辭九辯的作者問題》【註四】，對焦竑以下的說法作「全面的反擊」。

首先，游國恩對焦、吳兩家的說法進行四點反駁；它們是：

第一、《九辯》「皆原自為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不知王逸謂宋玉《九辯》為閔師之作，自是他沒有細看本文，一時疏忽，不為定論。《九辯》固不像哀屈，難道宋玉自己就不可以自為悵憤之言嗎？《韓詩外傳》和《新序》等書都說宋玉事楚襄王，很不得意，所以《九辯》中也就有「坎廝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及「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等語。這不分明是宋玉寫自己的牢騷憤懣嗎？焦氏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無論《楚辭釋文》一書怎樣古，即使古到劉向所編的《楚辭》原本一樣，也只能證明《釋文》本或舊本是把《九辯》的次序排在第二，而無法證明《九辯》的作者不是宋玉而是屈原。

第三、古人的文章，因誤記而錯引的話太多了。曹子建那裏會料到後人竟會拿他這篇信手拈來的文章作考據呢？退一步說，即使曹子建並非誤記，而真以為《九辯》應該是屈原所作，那至多也只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哪能證明《九辯》的作者必是屈原而非宋玉？何況他的時代還遠在王逸之後將近一百年，他有甚麼憑據而推翻舊說？

第四、《九歌》是屈子所作，何以《九辯》也一定非屈子所作不可？同屬古樂，大家都可以用作題目，正如後世樂府詩中的《陌上桑》、《隴西行》之類，你可以擬，我也可以擬。所以，吳氏這個意見更不能成立。

游氏的四點反駁都相當堅強有力，所以，迄今皆爲學術界所樂於引述；例如在馬茂元主編的《楚辭注釋》【註五】裏，王從仁對《九辯》的解題及說明，即完全根據游說；又比如陳子展的《楚辭直解》【註六】，在《九辯解題》底下，也幾乎完全引用了游氏的說法；又比如胡念貽《楚辭選注及考證》【註七】，在考證《九辯》時，列出四點理由說明焦、吳說「未必可信」，即完全襲自游說；可見游氏影響甚大。

除了反駁之外，游氏也提出正面的證據，來證明本篇是宋玉鈔襲屈賦之作。他認爲本篇作者對屈賦讀得很熟，所以，鈔襲屈賦的地方特別多。他分三類來論證：

(一) 整句鈔襲有五例

1. 如：「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又如：「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四句全出於《離騷》「何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
2. 如：「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四句全出於《哀郢》「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
3. 如：「憎愷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蹀躞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四句全鈔自《哀郢》，一字不差。
4. 如：「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下句亦鈔自《哀郢》，一字不改。
5. 如：「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上句《哀郢》作「忠湛湛而願進兮」，鈔襲之跡甚明；下句全鈔自《哀郢》。

(二) 詞意鈔襲有十二例

1. 如：「去家離鄉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這是化用自《哀郢》「去故鄉而就遠兮」、「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焉洋洋而爲客」及「忽翱翔之焉薄」。
2. 如：「專思君兮不可化。」這是化用自《惜誦》「專惟君而無他」、「君可思而不可恃」。
3. 如：「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化自《思美人》「自日出之悠悠」。

4. 如：「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化自《惜往日》「何芳草之早殒兮，微霜降而下戒」。

5. 如：「圓鑿而方枘兮，固知其鉅鑄而難入。」化自《離騷》「不量鑿而正枘兮」及「何方圓之能周兮」。

6. 如：「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這是《離騷》「非余心之所急」及「亦余心之所善」等句的語調。

7. 如：「覲抄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二句改寫自《悲回風》「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及「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8. 如：「歲忽忽而遁盡兮，老冉冉而愈弛。」撮鈔自《悲回風》「歲忽忽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及《離騷》「老冉冉其將至」。

9. 如：「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晞而不達。」乃合《哀郢》「忠湛湛而願進兮」及《思美人》「志沈菀而莫達」而成。

10. 如：「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襲自《思美人》「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

11. 如：「雖重介之何益。」改寫自《悲回風》「重任石之何益」。

12. 最後一章「左朱雀」、「右蒼龍」、「屬雷師」、「通飛廉」、「前軒轅」及「後輜乘」，全鈔自《離騷》及《遠遊》
》，文詞尤近後者。

(二) 字面鈔襲有二十例

1. 如：「獨申旦而不寐。」「申旦」見《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

2. 如：「蹇淹留而無成。」「淹留」兩見，取自《離騷》「又何可以淹留」。

3. 如：「倚結軫兮長太息。」又如：「長太息而增歎。」「長太息」及「增歎」並見《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曾歔歔余鬱悒兮」。

4. 如：「忼慨絕兮不得。」「忼慨」見《哀郢》「好夫人之慷慨」。

5. 如：「皇天平分四時兮。」「皇天」屢見，《哀郢》有「皇天之不純命兮」。

6. 如：「中替亂而迷惑。」《惜誦》有「中悶替」。

7. 如：「離芳藹之方壯兮。」「方壯」見《離騷》「及余飾之方壯兮」。

8. 如：「收恢台之孟夏。」「孟夏」見《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又見《懷沙》「滔滔孟夏兮」。

9. 如：「羌無以異於衆芳。」「衆芳」見《離騷》「苟得列乎衆芳」。

10. 如：「中結軫而增傷。」又如：「仰浮雲而永歎。」「結軫」、「增傷」並見《懷沙》「鬱結紆軫兮」、「增傷爰哀」。

11. 如：「誠未遇其匹合。」「匹合」見《天問》「閔妃匹合」。

12. 如：「欲寂寞而絕端兮。」「寂寞」見《遠遊》「野寂寞其無人」。

13. 如：「馮鬱鬱其何極。」「鬱鬱」見《抽思》「心鬱鬱之抽思兮」及《悲回風》「愁鬱鬱之無快」。

14. 如：「霰雪紛糅其增加兮。」本《涉江》「霰雪紛其無垠」。

15. 如：「信未達乎從容。」「從容」見《懷沙》「孰知余之從容」。

16. 如：「聊逍遙以相伴。」「逍遙」兩見。「逍遙」、「相伴」並見《悲回風》「聊逍遙以自恃」、「憐浮雲之相羊」及《哀郢》「今逍遙而來東」。

17. 如：「獨耿介而不隨兮。」「耿介」兩見，見《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

18. 如：「老寥廓而無處。」「寥廓」見《遠遊》「上寥廓而無天」。

19. 如：「雲蒙蒙而蔽之。」「而蔽之」見《離騷》「衆蓊然而蔽之」。

20. 如：「恐田野之蕪穢。」「蕪穢」見《離騷》「哀衆芳之蕪穢」及《招魂》「牽於俗而蕪穢」。

三類鈔襲共得三十七例，至於專有名詞如「騏驎」、「鳳皇」等之鈔襲，若一概計入的話，「實際上不止於此」。接着，游國恩說：「《九辯》的鈔襲方法，或直鈔其詞句，或暗襲其意義，或模仿其語調，或承用其文法。分合變化，顛倒割裂，上下牽扯，前後連搭，或一句而化為幾句，或數語而併為一詞。很巧，也又很笨，真是一種集句式的『百衲體』。這些鈔襲都

是極其顯然的有意剽竊，而不能認為無意的偶合。固然在屈子作品中不免有些句法或詞彙偶然的重複或稱似，但這是極少數，斷乎不像《九辯》這樣大鈔而特鈔。」

游國恩的說法影響非常大，一直到今天為止，學術界在接受「宋作說」時，大家都樂意採納游氏的意見，甚至於徵引這三十幾條證據。

姜書閣著有《先秦辭賦原論》，書內有《宋玉及其辭賦考辨》一文【註八】，討論到《九辯》時，作者節用了游氏「有整句的鈔襲」、「有鈔襲原句而略改一、二字者」、「有鈔襲屈作詞意而稍加變化者」及「有襲用屈子詞匯者」的說法後，說：「《九辯》雖多襲用屈子作品的語句、辭意、詞語，但宋玉所表達的思想和情緒却與屈子迥異。」很明顯的，姜氏不但接納游氏的說法，連證據也來自游氏。

馬茂元主編《楚辭注釋》，在《九辯》的《說明》【註九】裏，王從仁說：「宋玉的創作受到屈原的直接影響，他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甚至有模擬的痕迹。本篇中直接襲用屈原作品或接近屈原作品的句子，計有《離騷》十例，《哀郢》四例，《惜誦》、《惜往日》、《思美人》各一例。至於復述屈原論調，模仿屈原語氣的地方，為數更多。」王從仁雖然沒明說其論斷的資料出處，不過，他暗引暗用游氏的說法却非常明顯的。

董楚平譯注的《楚辭譯注》，在《九辯》的前言裏，他說：「如果把《九辯》比作一部樂章，它的樂匯是不够協諧的。裏面有不少低沉、幽怨的哀音，也有很多高亢、激昂的調子。後者大多是從屈原作品、主要是《離騷》裏改裝過來的。」【註十】所謂「大多是從屈原作品改裝過來」，就是指本篇作者鈔襲屈賦一事；很明顯的，董氏也受了游說的影響。

張端彬著有《楚國大詩人宋玉》【註一一】，在論及本篇時說：「《九辯》深受屈原作品的影響頗大，有不少地方是模仿屈原的，有的甚至是一字不漏地整句照搬，如……粗略統計，凡七處，十八句。至於運用屈詩的詞匯、語句，那就更多了。……根據游國恩先生統計……共有三十多條。……哪有一個詩人在一首二百五十三行詩中與自己先前的作品存在三十多處相同的地方？這就足表明：《九辯》不是屈原所作。這人是誰呢？當然只有宋玉了。……關於《九辯》的論爭，暫告一段落，因為經過歷代學者們的辛勤考證，這段公案基本已成定論。」作者完全附同游說，似乎更加清楚了。

從上述四部書對本篇作者的解說及所提的證據來考察，即知游說影響之大了。王逸「宋作說」只不過一段題辭而已，沒有任何實在的證據，游國恩却能够在反駁焦、吳說之後，舉出三類三十七例的證據來充實王逸的題辭，可謂貢獻良多了。學術界自此以後幾乎都沿用游氏的證據，來支持「宋作說」，使之「基本已成定論」，似乎也就成爲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然而，游說的論證法是不是可靠呢？他所舉的例證，是不是足以使「宋作說」成爲定論呢？這裏，筆者擬作個檢討。

首先，游氏認爲本篇有三十幾處鈔襲屈賦，這證明作者「對於屈原的文章讀得真熟，所以，鈔襲屈賦的地方也就特別多」。游氏這個說法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個假定上：屈原寫文章不會「鈔襲」自己過去的作品，現在有人寫文章鈔襲屈原的作品，所以，這個人當然不會是屈原，而應該是宋玉了。

這個假設是不是可靠呢？屈原寫文章不會「鈔襲」自己過去的作品嗎？游國恩說：「固然在屈子作品中也不免有些句法或詞彙偶然的重複或類似，但這是極少數，斷乎不像《九辯》這樣大鈔而特鈔。」所謂「類似」、「重複」，其實就是鈔襲；可見屈原寫文章會「鈔襲」自己過去的作品，這是游國恩所承認的。

其實，屈原寫文章不但會「鈔襲」自己過去的作品，也經常在同一篇章內「類似」及「重複」自己的文句，而且數量並不是「極少數」，更不是「偶然」而已。茲以《九章》爲例，舉出其類似及重複的句組：

1. 《惜誦》：「專惟君無他兮。」又曰：「疾親君而無他兮。」
2. 《惜誦》：「又衆兆之所讎。」又曰：「又衆兆之所哈。」
3. 《惜誦》：「心鬱結而紆軫。」《懷沙》：「鬱結紆軫兮。」
4. 《惜誦》：「固煩言不可結詰兮。」《思美人》：「言不可結而詒。」
5. 《涉江》：「固將愁苦而終窮。」又曰：「固將重昏而終身。」
6. 《涉江》：「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懷沙》：「世溷濁莫吾知。」
7. 《哀郢》：「心經結而不解兮。」又見《悲回風》。
8. 《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思美人》：「遵江夏以娛憂。」

9. 《哀郢》：「思蹇產而不釋。」《悲回風》亦有此句，《抽思》：「思蹇產之不釋兮。」
10. 《哀郢》：「惟郢路之遼遠兮。」《抽思》同。
11. 《哀郢》：「登大墳以遠望兮。」《悲回風》：「登石巒以遠望兮。」
12. 《哀郢》：「心結結而不解兮。」《悲回風》同。
13. 《抽思》：「尚不知余之從容。」《懷沙》：「孰知余之從容。」
14. 《抽思》：「憊吾以其美好兮。」此句三見。
15. 《懷沙》：「陷滯而不濟。」《思美人》：「陷滯而不發。」
16. 《思美人》：「未改此度。」又曰：「未改此度也。」
17. 《惜往日》：「惜壅君之不昭。」又曰：「惜壅君之不識。」

這些類似、重複的文句，一共有十七組三十四句，數量不可謂少；它們有的完全相同，甚至在同一篇內完全相同；有的只更易或減省一、二個詞匯；有的却是詞略異而義甚合。至於篇內相同的詞匯，這裏就不必細舉了。其他《離騷》、《九歌》，也有相同的情形，只是多寡不一而已。總之，屈原在同一篇章內，其類似、重複之處實在不是「極少數」，更不是「偶然」而已，而是經常出現，幾乎「成爲習慣」了。

其次，屈原其他的作品也時常彼此「類似和重複」，換句話說，即彼此「互相鈔襲」了。茲以《九歌》鈔襲《離騷》詞匯、《九章》鈔襲《離騷》文句爲例，以見屈賦「互相鈔襲」的情形：

1. 《東皇太一》：「吉日兮辰良。」「吉日」襲自《離騷》「歷吉日乎吾將行」。
2. 《東皇太一》：「靈偃蹇兮姱服。」「偃蹇」襲自《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何瓊佩之偃蹇兮」，爲《離騷》之習詞。
3. 《湘君》：「將以遺兮下女。」「下女」襲自《離騷》「相下女之可詒」。
4. 《湘君》：「遺余佩兮醴浦。」「余佩」襲自《離騷》「長余佩之陸離」。

5.《湘君》：「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告余」襲自《離騷》「雷師告余以未具」、「鳩告余以不好」、「告余以吉故」、「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爲《離騷》之習詞。

6.《湘君》：「女嬋媛兮爲余太息。」「爲余」襲自《離騷》「鸞皇爲余先戒兮」、「命靈氛爲余占之」、「爲余駕龍兮」，乃《離騷》習詞。

7.《湘君》：「夕弭節兮北渚。」「弭節」襲自《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抑志而弭節兮」，爲《離騷》習詞。

8.《湘君》：「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同）《禮魂》：「姱女倡兮容與。」諸「容與」皆襲自《離騷》「遵赤水而容與」。

9.《湘君》及《湘夫人》並曰：「聊逍遙兮容與。」「聊逍遙」皆襲自《離騷》「聊逍遙以相羊」。

10.《湘君》：「遭吾道兮洞庭。」「遭吾道」襲自《離騷》「遭吾道夫崑崙兮」。

11.《湘夫人》：「百合草兮實庭。」「百草」襲自《離騷》「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12.《大司命》：「令飄風兮先驅。」「先驅」襲自《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

13.《大司命》：「孰離合兮可爲。」「離合」襲自《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

14.《大司命》：「老冉冉兮既極。」「老冉冉」襲自《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

15.《大司命》：「令飄風兮先驅。」「飄風」襲自《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

16.《大司命》：「紛總總兮九州。」「紛總總」襲自《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

17.《少司命》：「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襲自《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

18.《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咸池」襲自《離騷》「飲余馬於咸池兮」。

19.《少司命》：「芳菲菲兮襲予。」「芳菲菲」襲自《離騷》「芳菲菲其彌章」、「芳菲菲而難虧兮」，乃《離騷》習詞。

20.《河伯》：「心飛揚兮浩蕩。」「浩蕩」襲自《離騷》「怨靈脩之浩蕩兮」。

- 21 《山鬼》：「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數見於《離騷》，乃《離騷》習詞。
- 22 《國殤》：「出不入兮往不反。」「不入」襲自《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
- 23 《禮魂》：「長無絕兮終古。」「終古」襲自《離騷》「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 24 《大司命》：「結桂枝兮延佇。」「延佇」襲自《離騷》「延佇乎吾將反」、「結幽蘭而延佇」，乃《離騷》之習詞。

上舉二十四例，都是《九歌》鈔襲《離騷》的詞匯；根據筆者的統計，《九章》鈔襲《離騷》詞匯有四十八例，比《九歌》多一倍；至於《遠遊》，也有十餘例；據此，可知屈原經常鈔襲自己過去的作品，其類似、重複之處實在不是「極少數」，更不是「偶而」了。至於《九章》鈔襲《離騷》的文句，有：

1. 《惜誦》：「又莫察余之中情。」《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2. 《惜誦》：「亦非余心之所志。」《離騷》：「非余心之所慾。」
3. 《惜誦》：「指蒼天爲正。」《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
4. 《惜誦》：「播江離與滋菊兮。」《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
5. 《惜誦》：「心鬱邑余佗傺兮。」《離騷》：「快鬱邑余佗傺兮。」
6. 《涉江》：「與前世而皆然兮。」《離騷》：「自前世而固然。」
7. 《涉江》：「步余馬兮山皋。」《離騷》：「步余馬於蘭皋兮。」
8. 《抽思》：「羌中道而回畔兮。」《離騷》：「羌中道而改路。」
9. 《抽思》：「日黃昏以爲期。」《離騷》「期」下有「兮」字。
10. 《抽思》：「理弱而媒不通兮。」《離騷》：「理弱而媒拙兮。」
11. 《思美人》及《惜往日》皆曰：「芳與澤其雜糅兮。」《離騷》同。
12. 《思美人》：「寧長洲之宿莽，」《離騷》：「夕攬洲之宿莽。」

- 13 《惜往日》：「寧溘死而流亡兮。」《悲回風》：「寧逝死而流亡兮。」《離騷》：「寧溘死以流亡兮。」
 - 14 《惜往日》：「乘騏驎而馳騁兮。」《離騷》：「乘騏驎以馳騁兮。」
 - 15 《懷沙》：「日昧昧其將暮。」《離騷》：「日忽忽其將暮。」
 - 16 《惜往日》：「謂蕙若其不可佩。」《離騷》：「謂幽蘭其不可佩。」
 - 17 《哀郢》：「堯舜之抗行兮。」《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
 - 18 《悲回風》：「折若木以蔽光兮。」《離騷》：「蔽光」作「拂日」。
 - 19 《悲回風》：「託彭咸之所居。」《離騷》：「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 上列十九條，都是《九章》鈔襲《離騷》的例子；其他《遠遊》鈔《離騷》，這裏就省下來了。從上文的敘述，可知屈原經常鈔襲自己過去的作品，暗用明用過去的文句，數量相當多，絕不是「偶然」的現象。如果套用游氏的邏輯的話，《九章》、《九章》及《遠遊》的作者「對屈原的文章《離騷》讀得真熟，所以鈔襲《離騷》的地方也就特別多」，所以，它們都不是屈原的作品。顯然的，這樣的推論我們無法接受，因為現時學術界大部分都肯定《九歌》、《九章》及《遠遊》是屈原寫的。既然通過這樣的證據以及這樣的論證方式所得結論不被接受，那麼，通過同樣的證據以及同樣的論證方式得到《九辯》不是屈原所作」的結論，怎麼又可以被接受呢？我們又怎麼能夠用這樣的結論來反證本篇是宋玉所作的呢？宋玉「讀得真熟」，可以鈔襲屈原的作品；屈原在《九歌》、《九章》及《遠遊》裏，不也經常「鈔襲」自己的《離騷》嗎？可見游氏的證據及論證方法是無效的。

三

瞭解了游國恩的證據及論據法的缺憾之後，並不表示焦、吳「屈作說」就可以成立；因為游氏的「四點反駁」依然有其可靠性。另一方面，只要我們覺得其他證據補充游氏的缺憾的話，他的這些證據反而有助於證成「宋作說」的作用。

這裏，我們提出另一類證據。

任何作家都會有他自己的習慣用詞，大部分用詞也會有他自己習慣的用義。本篇固然有不少詞匯、詞義和屈賦相同，却也有一些詞匯、詞義和屈賦不相同；這些，最足以證明本篇和屈賦不是相同的一位作者。茲舉十例論之：

(一)「悶瞢」與「瞢亂」

《九章·惜誦》曰：「中悶瞢之怵怵。」王《注》：「悶，煩也；瞢，亂也。言已憂心煩悶。」中悶瞢，即內心憂悶煩亂的意思。《九辯二》曰：「中瞢亂兮迷惑。」王《注》：「思念煩惑，忘南北也。」五臣《注》：「使中昏亂、迷惑也。」中瞢亂、迷惑，即內心煩亂而且又昏惑的意思。屈賦用「悶瞢」，本篇用「瞢亂」，義同而詞異。

(二)「弭節」與「下節」

屈賦好用「弭節」，《離騷》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又曰：「抑志而弭節兮。」《九歌·湘君》曰：「夕弭節兮北渚。」《遠遊》曰：「徐弭節而高厲。」皆其比。《離騷》王《注》：「弭，按也。按節，徐步也。」弭節，即放低信節，以示馬車放慢徐行的意思。《九辯三》曰：「寧馳轡而下節兮。」五臣《注》：「爲此寧轡按節徐行，游涉草澤也。下節，按節也。」洪《補》：「寧，持也。」弭節、下節，義同。屈賦率用「弭節」，全無例外；本篇用「下節」。其用詞差異若此。

(三)「中道」與「中路」

屈賦用「中道」，《離騷》曰：「羌中道而改路。」《九章·惜誦》曰：「魂中道而無杭。」《九章·抽思》曰：「羌中道而回畔兮。」用詞統一，完全無例外。《九辯六》曰：「然中路而迷惑兮。」中路，即中道。本篇用「中路」，與屈賦用「中道」不同。

(四)「迷」與「迷惑」

屈原於迷亂、迷失，皆單言「迷」，如《離騷》：「及行迷之未遠。」《九章·惜誦》：「迷不知寵之門。」《九章·涉江》：「迷不知吾所如。」皆其例。《九章·惜誦》有「申佗僚之煩惑兮」；煩惑，即惑亂也。《九章·惜往日》有「虛惑誤又以欺」，虛、惑、誤，三字疊義詞，猶《離騷》之「覽相觀」。煩惑、虛惑誤，皆與「迷」義不相同。本篇有「迷惑

「一詞，《九辯二》曰：「中替亂兮迷惑。」《九辯六》曰：「然中路而迷惑兮。」迷惑，卽迷亂、迷失的意思。屈原單言「迷」，本篇複言「迷惑」，用詞不同。

(五)「翼翼」

《離騷》曰：「高翱翔之翼翼。」王《注》：「翼翼，和貌。高飛翱翔，翼翼而和。」翼翼，蓋有整齊和諧、安祥有節奏的意思。《九辯九》亦有此詞，云：「遭翼翼而無終兮。」王《注》：「竭身恭敬，何有極也。」此蓋云路途艱險，曲折多端，故小心翼翼，無有終極也。《離騷》與《九辯》用詞相同，然其義則異。

(六)「寥廓」與「次寥」

《遠遊》曰：「上寥廓而無天。」王《注》：「空無形也。」洪興祖引師古曰：「寥廓，廣遠也。」此蓋謂上空曠廣深如無天之貌；寥廓，屈原狀蒼穹空曠之詞也。《九辯七》有「寥廓」一詞，云：「老寥廓而無處。」謂人老空蕩蕩無棲身之所；寥廓，卽寥廓，本篇作者用以狀人老空蕩蕩，屈原用以狀蒼穹廣遠，詞同而義異。《九辯一》曰：「次寥今天高而氣清。」王《注》：「次寥，曠蕩空虛也。」本篇「次寥」，卽《遠遊》之「寥廓」，皆狀蒼穹空曠之詞；用詞不同，於此可見。

(七)「窮困」、「戚戚」與「窮戚」

《離騷》曰：「吾獨窮困乎此時也。」王《注》：「獨爲時人所窮困。」謂與時人不合，故困阨獨居也。《九章·悲回風》曰：「居戚戚而不可解。」【註十二】王《注》：「思念憔悴，相連接也。」洪《補》：「解，除也。」戚戚，卽蹙蹙；謂居於室內，憂愁悲蹙之情不可排遣也。窮困、戚戚，皆狀受困獨居時之窘情。《九辯二》曰：「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窮戚」一詞，蓋合「窮困」及「戚戚」二詞爲一，形容獨居空處時窮困悲蹙之窘情也。五臣《注》：「謂己窮蹙處於空澤。」未釋「窮蹙」二字之含義，亦未明二字之來源。屈賦出「窮困」及「戚戚」二詞，本篇合而爲一，用詞不同若此。

(八)「鬱結」、「紆軫」與「結軫」

《九章·惜誦》曰：「心鬱結而紆軫。」王《注》：「紆，曲也。軫，隱也。言己不忍變心易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

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洪《補》：「紆，縈也。軫，痛也。」謂憂愁煩悶積結於胸中，使內心感覺無限委屈與隱痛也。《九章·懷沙》亦有此語，云：「鬱結紆軫兮。」王《注》：「紆，屈也；軫，痛也。」語義與《惜誦》全合。《九辯四》曰：「中結軫而增傷。」結軫，即「鬱結」、「紆軫」之合語；王《注》：「肝膽破裂，心剖膈也。」蓋僅概括釋之，不言二字之來源；五臣《注》：「心中結怨，軫憂而增悲傷。」分釋為結怨與軫憂，是也。本篇合屈賦二詞為一，用詞不同可知矣。

(九)「壅」、「蔽壅」與「壅蔽」

《九章·惜往日》曰：「惜壅君之不昭。」又曰：「惜壅君之不識。」二「壅」皆單獨使用，作「壅蔽」解。《惜往日》又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單言則「壅」，複言則「蔽壅」，義同。《九辯八》曰：「壅蔽此明月。」又曰：「卒壅蔽此浮雲兮。」習作「壅蔽」，與屈賦作「蔽壅」者顛倒，其不同至明矣。《惜往日》上文又曰：「獨鄣壅而蔽隱兮。」此云小人於明君之前造成障礙，隱蔽賢者；彰壅、蔽隱，乃含義不同之複語詞。本篇「壅蔽」，或合屈賦「鄣壅」、「蔽隱」二詞而為之。

(十)「鬱邑」與「鬱陶」

「鬱邑」乃屈賦習詞，《離騷》曰：「快鬱邑余佗傺兮。」又曰：「曾歔歔余鬱邑兮。」《九章·惜誦》曰：「心鬱邑佗傺兮。」皆其比。字亦作「鬱結」，《九章·惜誦》曰：「心鬱結而紆軫。」《懷沙》曰：「鬱結紆軫兮。」字又作「鬱鬱」，《九章·哀郢》曰：「慘鬱鬱而不通兮。」《抽思》曰：「心鬱鬱之憂思兮。」《悲回風》曰：「愁鬱鬱之無快兮。」皆其例。惟《九辯四》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王《注》：「憤念蓄積，盈胸臆也。」洪《補》引《書》曰：「鬱陶乎予心。」鬱陶，即憂思積結，與「鬱邑」、「鬱結」及「鬱鬱」同義。屈賦用「鬱邑」、「鬱結」及「鬱鬱」，本篇用「鬱陶」，習慣不同，造語自然不同耳。

上文所舉十個證據，在在都證明：《九辯》在用詞、詞義方面和《離騷》、《九章》等有許多不同；這些不同，只有在不同作家的手筆下才會產生的。換句話說，《九辯》和《離騷》、《九章》等不應該是相同一位作家所寫的。《離騷》及《

九章》等既然是屈原所作，那麼，《九辯》當然就是另一個人所寫的了。以目前的情況來說，自非宋玉莫屬了。

既然已證明《九辯》在用詞、詞義方面和屈賦不同，而且推斷是宋玉所寫的，那麼，回過頭來看看游國恩所舉的三十幾條證據，我們發現，這三十幾條整句、詞意、字面的「鈔襲」，就可以作為旁證——證明宋玉鈔襲屈賦的偽劣痕跡。由於屈原寫文章也經常「鈔襲」自己的文句、詞匯，所以，《九辯》鈔襲《離騷》等作品就無法作為依據，讓我們來判斷：究竟是屈原寫《九辯》鈔襲自己過去的文句，還是他人寫《九辯》鈔襲屈原的賦作。現在，我們既然擁有證據證明《九辯》和屈賦在用詞、詞義上有許多不同，從而推斷出《九辯》是屈原以外的另一個人所寫的，那麼，《九辯》和屈賦雷同的句子、詞意、字面，當然就是這個人鈔襲屈賦時留下的痕跡了。

其實，《九辯》鈔襲屈賦豈止於游氏所舉的三十幾例而已。試讀下列的新例：

1. 《九辯一》：「燕翩翩其辭歸兮。」「翩翩」見《九歌·湘君》「飛龍兮翩翩」。
2. 《九辯二》：「涕潺湲兮下沾軾。」「潺湲」見《九歌·湘君》「橫流涕兮潺湲」、《湘夫人》「觀流水兮潺湲」。
3. 《九辯三》：「去白日之昭昭兮。」《九辯八》：「忠昭昭而願見兮。」「昭昭」見《九歌·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

4. 《九辯三》：「形銷鑠而瘀傷。」《九辯七》：「明月銷鑠而滅毀。」「銷鑠」見《遠遊》「質銷鑠以汨汨兮」。
5. 《九辯三》：「澹容與而獨倚兮。」《九辯八》：「農夫耕耨而容與兮。」「容與」乃屈賦習詞，屢見於《離騷》、《九歌》及《九章》。

6. 《九辯五》：「騏驥伏匿而不見兮。」「伏匿」見《天問》「伏匿穴處」。
7. 《九辯八》：「何汜濫之浮雲兮。」「汜濫」見《九章·哀郢》「凌陽侯之汜濫兮」。
8. 《九辯八》：「瞭冥冥而薄天。」「冥冥」為屈賦習詞，屢見於《九歌》及《九章》。
9. 《九辯八》：「何險巇之嫉妬兮。」「嫉妬」亦屈賦習詞，屢見於《離騷》及《九章》。
10. 《九辯八》：「何毀譽之昧昧。」「昧昧」見《九章·懷沙》「日昧昧其將暮」。

11 《九辯八》：「羌憺忽而難當。」「憺忽」亦屈賦習詞，屢見於《天問》、《九章》及《遠遊》。

12 《九辯九》：「焉皇皇而更索。」「皇皇」又見《九歌·雲中君》「靈皇皇兮既降」。

13 《九辯八》：「妬被離而鄣之。」《九章·哀郢》亦有此句。

14 《九辯八》：「願沈滯而不見兮。」此句蓋襲自《九章·惜誦》「情沈抑而不達兮。」

上述十四個新例，再加上游國恩三十七例，我們一共有五十一例——它們都是旁證。在證明《九辯》和屈賦是不同作者之後，我們就可以放膽地說：這些例子，都是宋玉鈔襲屈賦的證據。

註 釋

- 【註一】：曹文在嚴可均《全三國文》內。
- 【註二】：劉永濟校釋《屈賦音注詳解》，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註三】：蔣著《楚辭論文集》，一九八二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註四】：《楚辭九辯的作者問題》，又見游著《游國恩學術論文集》上編內，一九八九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該文在頁一八九至一九七。游國恩早年著有《楚辭概論》，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出版，亦論及宋玉鈔襲屈賦的問題，見該書第四篇第二章。
- 【註五】：《楚辭注釋》，馬茂元主編，編撰者為楊金鼎、王從仁、劉德重及殷光熹。一九八五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註六】：陳著《楚辭直解》，一九八八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 【註七】：胡著《楚辭選注及考證》，一九八四年長沙岳麓書社出版。
- 【註八】：姜著《先秦辭賦原論》，一九八三年山東齊魯書社出版。
- 【註九】：同【註五】。
- 【註一〇】：《楚辭譯注》，董楚平譯注，一九八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註一一】：張著《楚國大詩人宋玉》，一九九〇年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
- 【註一二】：聞一多謂「居」當作「思」，郭沫若謂當作「慮」，疑皆不可從。